

汉语方言范畴研究丛书

汉语方言 疑问范畴研究



陶寰
陈振宇
盛益民

主编



中西書局

汉语方言范畴研究丛书

汉语方言 疑问范畴研究



陶寰
陈振宇
盛益民

主编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方言疑问范畴研究 / 陶寰, 陈振宇, 盛益民主
编. —上海: 中西书局, 2017.10
(汉语方言范畴研究丛书)
ISBN 978-7-5475-1314-9

I. ①汉… II. ①陶… ②陈… ③盛… III. ①汉语方
言—研究 IV. ①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3955 号

汉语方言疑问范畴研究

陶寰 陈振宇 盛益民 主编

责任编辑 李碧妍

助理编辑 吴志宏

装帧设计 梁业礼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200040)

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394 400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1314-9 / H·069

定 价 8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 021-64709974

前言

朱德熙先生为“汉语语法丛书”写的序中,对吕叔湘先生《中国文法要略》的“表达论”颇多赞赏,认为“《要略》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语义分析的唯一著作”。所谓的表达,即是从句法—语义范畴的角度出发,考察它的形式表现。这种写法对于单一语言系统的描述来说是一个新的角度,而对于跨方言、跨语言的语法对比来说,几乎是最常用的方法。因为语言所表达的世界,其差别小于语言形式;人类的认知结构,其差别也小于语言形式。外间世界和认知结构这两者的共性是我们跨语言寻找对应形式和对应功能的基础。随着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展开和深入,类型学理论、方法的引进,以句法、语义、语用范畴为基础进行的研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通常讲到汉语特点的时候,总免不了说语序和虚词是两大语法手段。语序姑且不论,虚词则几乎都与句法、语义、语用范畴的表达有关。因此,范畴研究和虚词研究在汉语中常常是密不可分的。换言之,以范畴为核心的研究既是类型学、对比语言学的要求,也突出了汉语语法的特点。

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语法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里有几个重点,其中之一就是汉语的句法、语义、语用范畴研究。1990年戴耀晶完成了博士论文《论现代汉语的体》,1997年出版时改名为《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此后,陶寰、陈振宇分别对方言中的时间范畴、时间范畴的认知模型进行了探索。在戴耀晶指导的学位论文中,范畴更是重中之重,比如彭利贞对情态范畴的研究,许国萍、何瑾对差比范畴的研究,刘承峰对“语用数”的研究,祁峰、刘林对焦点的研究,李佳樑对传信/示证范畴的研究,等等。本系教师多年来的研究也是围绕范畴展开的,涉及疑问、趋向、致使、指示、称代等范畴。从中可以看出,这二十年以来,无论是对普通话的研究还是方言语法的研究,始终没有离开过“范畴”这个核心概念。

1993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承办了“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

拟定的主题是“动词的体”，后以此为题在香港出版了论文集《动词的体》（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第二辑）。这次会议给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之后其他高校、研究所相继召开了两次同类会议，出版了《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湖南方言动态助词》等两本论文集，方言语法研究一时成了汉语方言研究的热点。东南方言比较研究每年举行一次会议，陆续讨论了代词（指代）、比较、否定等范畴，论文或结集出版，或发表于其他专业期刊。戴耀晶、陈忠敏、陶寰等始终参与其中。

2012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语言研究所语音与言语科学重点实验室”联合举办了“第三届汉语方言语音与语法论坛”，语法部分的主题是领属范畴，集中讨论了汉语方言中定语领属问题。这次会议收到十余篇论文，通过对汉语方言中领属结构的详细描述，发现了一批新鲜的事实，对领属这个范畴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会议论文发表于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主编的《语言研究集刊》（第十辑）上。

应该说，这几次研讨会都是十分成功的，在汉语方言语法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推动了我们对于汉语整体面貌的认识。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戴耀晶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汉语及方言中的否定问题研究”，并获得批准（项目批准号：12AYY001）。陈振宇、陶寰、盛益民作为项目组成员，这几年对普通话及方言中的否定范畴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疑问和否定是一对相关的范畴，在普通话和方言两个领域中都有比较好的研究基础。朱德熙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就汉语方言的反复问句类型发表过两篇重要的论文，又指导张敏于1990年完成了博士论文《汉语方言反复问句的类型学研究：共时分布及其历时蕴含》。此后游汝杰、刘丹青、袁毓林、张伯江等在《中国语文》上相继发表过一系列重要的论文，陈振宇在2010年出版了专著《疑问系统的认知模型与运算》。这些论著从理论和事实两方面深化了我们对汉语疑问范畴的认识。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越发觉得我们对汉语方言事实的了解还非常有限，有进一步展开专题讨论的必要，一方面可以延续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良好传统，另一方面也能够挖掘更多的汉语方言事实，推动我们对于汉语疑问范畴的认识。

为此，陶寰、陈振宇、盛益民向复旦大学中文系申请了“汉语方言疑问范畴研

究”的工作坊,并获得批准。2015年11月27、28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小型讨论会,共收到论文20篇。会议结束后,又向其他专家约稿10篇,汇编成这个集子。论文集描写了二十个方言点的疑问范畴表达,覆盖了汉语的十大方言区,具体是:开封、睢宁、固始、商城、西宁(中原官话),成都、遵义(西南官话),张家口、山阴(晋语),上海、绍兴(吴语),闽侯(闽语),歙县(徽语),宿松、泰和(赣语),石城(客家话),益阳(湘语),广州、廉江(粤语),宾阳(平话)。需要指出的是,这次收录的论文中,中原官话比较集中。学术界普遍认为,官话内部的差异不大,作为官话的一个次方言,差别理应更小。实际上,中原官话分布地域辽阔,西宁等地的方言处在汉语与藏语、阿尔泰语系语言接触的前沿,与其他方言的差别非常明显;信蚌片方言处在中原官话的南缘,自古以来又是北方移民进入南方的通道,方言兼具南北特征,内部通话亦有困难。收录这些方言,也希望打破既有的印象,提高我们对于汉语方言复杂性、丰富性的认识。

论文集对各方言做了系统详实的描写,提供了丰富的例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汉语疑问句的面貌。特别是收录了一些过去关注较少的方言点,它们的语言事实很大程度上能开阔我们的视野。我们相信这些方言事实对于今后疑问范畴的研究能够提供很好的帮助。当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方言点不够多,分布也不够均匀,如闽语仅一个闽东方言点,另外还缺少南部吴语、老湘语、桂北平话、湘南土话、粤北土话等方言的描写。这些缺憾,希望在今后的研究讨论中得到弥补。

最后,感谢复旦大学中文系对本工作坊的大力支持。陈振宇、盛益民两位无论在会议的组织还是论文集的编辑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劳苦功高。

戴耀晶教授的《赣语泰和方言的疑问表达》为其遗作,由陈振宇整理成稿。斯人已逝,深表怀念之情。

陶 寰

2016年6月22日于光华楼

目 录

从汉语角度看极性问的类型学性质

——真性极性问形式与疑问语气成分的区别

..... 陈振宇 [泰] 马宝玲 薛时蓉 1

现代汉语是非问与正反问互补分布的考察..... 史秀菊 42

开封方言的疑问词和疑问句..... 李双剑 57

再谈睢宁话的反复问句..... 王 健 柳 俊 69

商城方言的四个疑问语气词及其构成的疑问句..... 高顺全 76

固始方言的问句系统..... 刘娅琼 90

西宁方言的疑问句..... 王双成 104

成都话的疑问句..... 赵明节 杜克华 118

遵义方言疑问范畴研究..... 叶婧婷 142

张家口晋语特殊的疑问句形式及其类型学价值..... 宗守云 159

山西山阴方言的疑问句系统..... 郭利霞 172

上海方言疑问系统及其疑问标记的句法分析..... 劳雪婷 183

吴语绍兴柯桥方言的疑问句研究..... 盛益民 221

福建闽侯方言的疑问句研究..... 程若茜 240

徽语歙县方言徽城话的疑问词与疑问句..... 仇立颖 257

宿松方言用否定词构成的疑问句..... 黄晓雪 王书涵 269

赣语泰和方言的疑问表达..... 戴耀晶 280

石城(高田)客家话的疑问句和疑问语气词..... 温昌衍 286

湘语益阳方言的疑问范畴	夏俐萍	300
广州话的疑问句	单韵鸣	320
广东廉江粤语句末疑问语调与语气助词的叠加关系	林华勇 吴雪钰	340
宾阳平话的疑问句	覃东生	348
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	陈振宇 杜克华	360

从汉语角度看极性问的类型学性质^{*}

——真性极性问形式与疑问语气成分的区别

陈振宇 [泰] 马宝玲 薛时蓉

一、前言

“极性问”(polar questions),又称为“一般问”(general questions),或“是非问”(yes/no questions),是针对一个命题的真值(truth value)进行选择,疑问域主要或一般有“真”(truth)与“假”(falsity)两个成员,代表两个极端。极性问、特指问(special questions 或 wh-questions)等是从功能角度做出的划分,更适合从语言类型及语法化角度分析世界语言的各种现象,这是本文采用这一术语的原因。

在汉语语法学中,多从形式角度分成是非问(如“他昨天来过吗”)、特指问(如“他喜欢谁”)、选择问(如“他是去北京还是去上海”)和正反问(又称为“反复问”,如“他来过没有”、“他喜不喜欢你”)四种疑问句,其中,是非问、正反问的全部,选择问中的“正反选择问”(如“你明天来还是不来”),以及其他一些形式(如“他来了,真的↗”、“你可喜欢她”)都属于极性问功能。

又,有的文献用术语 question,有的用 interrogative,汉语学界多译为“疑问句”,但在本文中,不但讨论独立的疑问句子,还讨论内嵌的疑问结构,所以称为

* 本研究是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项目《现代汉语及方言中的否定问题研究》(批准号:12AYY001)的阶段性成果,受到复旦大学戴耀晶教授的长期指导;本文初稿曾在“第二届语言类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南昌大学)”上报告;陶寰、王健、罗荣华、王琴、刘娅琼、杜克华、李佳樑、盛益民、陈振宁、朱庆祥、李双剑、张万禾、倪兰、宗守云、李强等或为本研究提供了相关语料,或就有关问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或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方便;《(台湾)清华中文学报》匿名专家也给予了很好的意见,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

“极性问句”反倒不太合适,故中性化一点译为“极性问”。

本文从汉语及其方言角度讨论极性问的类型学性质(也有一些与之相关的其他语言的例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 汉语表示极性问的语法形式与句法位置。

2. 极性问有两种基本类型的区分——“真性极性问”与“疑问语气成分”,这是本文的一对核心概念。如下例 a 中汉语正反形式“爱不爱”可用于主句,可用于各种从句,是真性极性问形式,而例 b 中英语的助动词移位,只用于主句,不能用于各种从句,所以是疑问语气成分。当然,这对概念还有其他重要的性质,文中将一起讨论。

(1) a. 你爱不爱她? 我不知道你爱不爱她。你爱不爱她并不重要。

b. Do you love her? I don't know whether you love her. Whether you love her is not important.

3. 从上述核心概念出发看汉语极性问的语法化机制与过程。

二、语法形式与句法位置

汉语方言中具有极性问功能的形式至少可以细致地划分为以下 11 种:

1. 句末升调。

2. 疑问语气词,如“……吗? ……哇(成都话)? ……啊(南昌话)? ……伐(上海话)? ……嘛(广州话)”等,不同方言所选的语气词有较大差异。

3. 疑问副词,如“还……? 可……? 阿……?”等。

4. 正反选择问,即“V(O/C)(-M)-neg V(O/C)”形式,如“你去上海(还是)不去上海?”在汉语方言中大都会省略选择标记,有时就是两个正反小句的并列,有时则加上语气词,如“你吃饭不吃饭? 你去上海,不去上海? 你去上海啊北京?”

5. 动词短语的变形形式,即“V(O/C)-neg-V”形式,“去北京不去? 去北京没有去?”

6. 句末否定词,即“V(O/C)-neg”形式,“去北京不? 去过北京没有?”

7. 动词、形容词或其他担任小句核心的成分的变形形式,即“V-neg-V

(O/C) ” “A - neg - A ” “P - neg - P ” 等形式, “去不去得成? 去没去北京? 好不好? 他在不在家睡觉? 应不应该去北京?”

8. 动词或形容词的重叠形式, 如 “VV (O/C) ”、“AA” 形式, “去去北京? 好好?” 仅见于少数方言。

9. 句首或 VP 首形式, 如 “是不是/是否/有有 VP”, “是不是你应该早点来? 他有有完成作业?” 在有的方言中, 这些形式已语法化词汇化。

10. 句末附加问形式, 如 “他去北京, 真的/是吗/可是/是不是?” 它们一般被归入句末升调、疑问语气词、疑问副词, 以及动词或形容词的变形形式在句尾半独立成分中的运用而已。但有些方言中有特殊的句尾形式, 所以也应单列一类。

11. 句末选择问标记, 十分罕见, 如 “去上海吗(还)是?” (兰州话)

下面详细讨论其类型学特征。

2.1 疑问性韵律手段

据说世界语言中最常见的极性问构造方式, 是用特殊的韵律手段, 如句尾上升句调来表达的 (Whaley, 2009: 238)。但是大多数语言的句尾高调 (high pitch) 韵律手段往往并不只适用于极性问, 而是有多种用途, 包括不确定 (uncertainly)、难以决定 (indecision)、犹豫 (hesitation)、不安全 (insecurity) 等等, 而与之相反的句尾低调 (low pitch) 韵律手段则表示有信心 (confidence)、保证 (assurance)、确定 (certainty) 等等 (König and Siemund, 2007: 292)。汉语也是如此, 例如:

(2) a. 小明昨天来的 ↗

b. 就我们两个人去 ↗ (黄伯荣主编, 1996: 691)

在汉语普通话中, a 可以表示询问, 也可以纯粹表达对 “小明昨天来的” 这事感到惊讶。其本质是表示 “意外” (mirativity) 范畴的语法手段, 表示疑问仅仅是推理意义 (含义), 所以不能算是特定的极性问手段。b 则为杭州话的例子, 既有疑问意味, 但反问或感叹的意味更浓。

其次, 上升句调往往可与其他疑问形式一起使用, 而且此时它往往不是必须的 (König and Siemund, 2007: 294)。在汉语中, 它不只适用于极性问, 也可与实质问 (wh 疑问)、其他极性问、选择问形式共现:

(3) a. 小明什么时候来的↗

b. 小明来了没有↗ 小明来了吗↗ 小明来不来↗

c. 小明昨天来的还是今天来的↗

一些语言的升调疑问句,与其说是疑问,不如被称为表示意外的陈述句(König and Siemund, 2007: 293-294),英语中曾经有一类句子,被认为是纯粹用上升句调构造的极性问,如:

(4) a. You have met him?

b. He believes in God?

因为它们不能用一些一般只有疑问句才用的词,如 ever、any、at all,例如不能说“*You have ever met him”;它们总是有强烈的倾向,而不具有中性询问的意味,必须用在一个特殊的语境中,对前文所说的或所猜想的某件事表达说话者的惊讶。总之,对英语来说,上升句调也仅仅是一个语气成分,虽然它常用于疑问句,但很难说是表达纯粹的疑问功能。

在吴语和赣语区,语调疑问句一般也只用于表示惊疑或要求证实等特殊情况。有的汉语方言中甚至不允许带升调的疑问句,如湖南新化方言极性问必须加句尾“喃”“唉”“吧”等,且用降调,绝大多数湘方言都不允许升调疑问句(罗昕如,1998: 310-311)。即使在北方方言区中,西南官话也普遍使用非升调句表疑问,如成都话用句末语气词“哇”,但“哇”字句是降调。邵敬敏、周娟、彭小川、邵宜、甘于恩(2010: 300-301)指出,大致存在以下梯度,往左语调疑问句地位越高,往右则越低,直至基本使用降调或平调,“普通话>吴语>赣语>湘语”。因此,至少可以说,中国大陆西南方向是韵律手段弱化的方向。

2.2 疑问词、疑问词缀及疑问变形

不少语言都具有真正的专用于构造极性问的词或词缀,称为“疑问(小品)词”或“疑问词缀”;有的还有改变形态的特殊操作,称为“疑问变形”。这些形式,有的是小句外围操作,有的是小句内部操作。有一种观点认为:否定倾向于在小句核心上操作,而疑问倾向于在小句外围操作,因为否定是句法平面的操作,而疑问是话语平面的操作(关于汉语的论述,请见张伯江,1997)。从世界语言总的情况看,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这只是倾向性,小句核心的疑问操作不

少,小句外围的否定操作也不少。从汉语来说,两种手段都普遍地存在,甚至同一个方言也同时使用两种手段。

1. 小句外围操作,根据所处句法位置的不同,又分为:

① 在小句句尾操作,又分为:

紧跟在句尾实词性成分后,不能在其中插入停顿,但可以插入其他虚词性成分,不过这一虚词性成分在韵律上也同它们形成一个整体。汉语及方言中最常见的是句末疑问否定词,以四川话为例:

(5) 你去过北京没有? 这本书你看不?

汉语及方言中有不少句末否定词演化而来的复杂结构(尤以与时间词情态词合词甚至合音的结构为主):(黄伯荣主编,1996: 689-692)

(6) a. 天晴啦没? 你饭吃过啦没?(甘肃临夏话,“啦”为句末时间词,表实现)

b. 你爱去广州阿唔? 你有阿兄阿无? 戏好睇阿孬? 你会咁俄文阿不会[上“不”下“会”]? (广东潮州话)

c. 你有书无? 会识英文不会? 爱去北京不爱? 伊是学生 ami? (广东汕头话)

其中 a、b 在句尾实词性成分与否定词之间插入了虚词“啦、阿”,但“晴啦没”等都形成一个韵律整体。更为常见的是由句末否定词演化而来的疑问语气词,有“么、吗”系,其句法功能同上,如下例 a;再如广州话的“嘛[ma³³]”字句则是句末否定词与语气词的合音,表中性询问,根本不能表示惊诧、怀疑、完全不信,见下例 b:

(7) a. 他来了么? 你去北京吗?

b. 佢有问过你嘛?(他问过你吗?)(彭小川,2010: 108)

当然,也有一些方言的疑问语气词根本不是从否定词演化来的,或者已很难看出其来源,如“啊”类、“喃”类、“唻”类、“啲”类等(邵敬敏、周娟、彭小川、邵宜、甘于恩,2010: 301-302)。

某些方言在句尾还有特殊的附加问形式,如下面成都话例句中的叹词“哈”和“嘎”(“该是哈”的合音形式),其中“哈”主要用于询问对方意见、向对方提出要求;“哈”“嘎”与前面成分之间可以有较长停顿,也可以不停顿;整个句子是较强的降调:

(8) 今天晚上有世界杯赛(,)嘎? 他是广州人(,)嘎?

晚上早点儿睡(,)哈? (张一舟、张清源、邓英树,2001: 347,349)

② 在小句句首操作,句首操作常与话题、焦点有关,如俄语的 *li*、英语的句首助动词移位等。这一点在汉语中可能没有,不过某些方言的“是不(是)”形式似乎正在向这一方向发展,如成都话“是不是”可以读得很急促,后一个“是”弱化甚至脱落,“不”也弱化音变为“啵”[pɔ]或[pə]。不过即使它这样地虚化,在成都话中,它也不是中性问,而更类似于是一种揣测标记,即说话者猜“你”很可能明天不来,只不过仍不敢太肯定:

(9) a. 你是不(是)明天不来哇? 是不(是)你明天不来哇?

b. 是啵他不来哦?

上例 b 与语气词“哦”(也记为“喔”)共现,而成都话“哦”只用于感叹、陈述功能,而全句根本不需要回答,说明“是不是”的语气化程度已经很深。

学界多认为,在 OV 语言中,通常都是尾操作;在 VO 语言中,则首、尾操作皆有,但倾向于首操作(Whaley,2009: 239)。但从“古”“今”“方”“普”整体来看,汉语及其方言中鲜有真正意义上的句首疑问形式,汉语以尾操作和小句核心操作为最常见,这在 VO 语言中是少数派。

2. 小句核心操作,根据其作用方式,又分为:

① 在小句核心上加上一些成分(包括一定程度的合音)。如独龙语用前缀 *ma*⁵⁵ 加在小句动词上构成疑问句(孙宏开,1982: 176)。汉语及方言的句中疑问副词是加在小句核心之上的,如普通话中由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疑问副词“可”(不过这在当代北京话中一般很少见了):

(10) 你可喜欢她? 小玉可知道你喜欢她?

这一类疑问副词在方言中却十分常见,如江西泰和话的“阿能”“阿是”:

(11) 你阿能读书? 你阿是老师? 阿是天晴? (黄伯荣主编,1996: 691)

再如山东平度话的“是不”“是还没”,它只能用于句中:

(12) 是不酸? (酸吗)是还没吃? (吃了吗) (黄伯荣主编,1996: 690)

再如龙口话的中性问形式“□[ji]”:

(13) 你□[ji]去上街? 你□[ji]能好好学? 你□[ji]累? 你明早□[ji]

是上北京? (马志红,2007: 19-21)

与大多数语言的核心操作形式不同,在汉语中,这一类的疑问操作具有部分的浮动性,被称为“话题焦点敏感算子”(刘丹青、唐正大,2001)如下面苏州话的例子:

(14) 你可后个儿后天走?(疑问焦点是时间词)

你后个儿后天可走?(疑问焦点是动词V)

他可呆屋里做作业?(疑问焦点是处所词)

他呆屋里可做作业?(疑问焦点是动词V)

② 对小句核心进行变形操作,主要有正反问和重叠问。^① 正反问以四川话为例:

(15) 这本书你还看不看? 你看没看哦? 你认不认得他?(黄伯荣主编, 1996: 690-691)

这一类疑问操作也具有部分的浮动性,浮动时该形式自身也是焦点标记,标记自己或紧跟在它后面的成分作为疑问焦点成分:

(16) 他可不可能在教室里读书? 他在不在教室里读书?

他在教室里读不读书? 他读不读得了书?

你究竟要不要读书? 你究竟要……读书不读书啊?

汉语由疑问变形表达的极性问,大多源于正反选择问形式的变化,只不过不同方言语法化的程度不同。严格地讲,只有高度语法化,满足以下要求,才能算是核心操作的极性问,如果不满足,则还是紧缩的正反选择问:

条件一:正反只反映在小句核心成分上,不再包括宾、补语等成分。

条件二:在正反两方面之间不能有其他成分,如不能有语气词,正反形式压缩为一个整体。

汉语各方言的情况不同,不少方言还带有语气词,所以第二个条件似乎可以放松。如呼和浩特话可以说:

(17) 你走也不走? 你穿也不穿? 好也不好?(张敏,1990: 第6章·§2,

① 为免术语上的混乱,除了引述前人观点时,本文不使用“反复问”这一提法。因为它在文献中又被用来指疑问词的重叠等语用强化的疑问,如“谁谁在哪儿啦?!”

页 74) ①

如果第一个条件不满足,那还是看成正反选择问、句末否定词等其他正反形式为好,如丰城话例子:

(18) 洗澡也不洗? 洗干净哩也冒啊? (陈小荷,1989。另参看刘丹青编著,2008: 2-4)

正反问形式主要是在亚洲东方的语言中。在语用功能上,由于正反问的两个选择项都出现了,所以最难形成倾向性,故大多是中性询问,这在汉语中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如福州话用正反问句子为中性问,而“啦”字句则是已有揣测,仅是对其真实性感到惊讶,要求证实:

(19) 今旦是还是拜三? (今天是不是礼拜三?)

今旦拜三啦? (今天礼拜三了吗?)(陈泽平,2004)

不过这一点有例外,有的方言可能相反,疑问语气词是中性的,正反问却不是,如广州话,这一点后面再谈。

正反问中否定词可以进一步省略,形成核心操作的重叠问形式,如山东招远方言:

(20) 你去去? 这是是你的东西? (钱曾怡主编,2001: 301。)

不过某些重叠问形式不一定能找到明确的历史证据说明它们来自正反问。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就有不明来源的重叠问形式,如彝语没有助动词时重叠核心动词,有助动词时助动词才是小句核心,重叠助动词:(陈士林、边仕明、季秀清,1985: 166)

(21) a. nu³³ dzu⁴⁴ dzu³³ o⁴⁴?

你 吃 吃 语助(你吃了吗?)

b. dza⁴⁴ dzu³³ hi⁵⁵ hi⁵⁵ o⁴⁴?

饭 吃 可以可以 语助(可以吃饭了吗?)

3. 句中灵活操作,这一类极性问手段,可在小句中任一成分上操作,具有自由的浮动性。这一种本就罕见,俄语的语调模式3可能可以算。汉语及方言中似乎尚未报告有这一种类型,因为汉语的疑问副词和正反问形式基本上都与汉

① 按:此资料年代较早,此处页数据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所藏版本标示,同时标出所属章节,以资对照。下同。

语否定副词一样,是“基于动词性”的操作,^①有一定的浮动性,但远非完全自由地浮动。

三、区分真性极性问形式与疑问语气成分

世界语言中种种表示极性问的形式,可分为两大类型:

1. 真性极性问形式(real polar-question forms),满足“专一性条件”:

只构成疑问,而不适用于感叹、惊讶等其他语气范畴中。

只构成极性问,而不能与其他构造问题的形式(包括其他极性问形式)套迭共现。不与 wh 词共现,不与其他极性问、选择问等形式共现。因为任何问题都是对一个命题的操作,所以如果已经变为问题,就失去了再次操作的可能。

可自由地进入从独立小句到关系小句的各个“嵌入”层次,因为不受语气规则的制约。

2. 疑问语气成分(interrogative mood elements),它有以下这些特点:

不仅构成疑问,也适用于感叹、惊讶等其他语气范畴中。

不仅构成极性问,也能与其他构造问题的形式(包括其他极性问成分)套迭共现。与 wh 词共现,与其他极性问、选择问等形式共现。

只能自由地进入独立小句或一定深度的从句之中,很难进入“嵌入”深的层次。

下面逐一考察上述条件。

3.1 用于其他范畴

各种使用语调疑问句的语言,疑问语调(如句尾上升语调)几乎都可以表示感叹和惊讶。大多数句末疑问(语气)词也是如此,日语 ka 可表示感叹和惊讶等功能。古代汉语“乎”可以表示感叹语气或呼告、祈使或命令、商榷。

西方语法理论普遍将“移位”这一变形手段作为构造极性问的方式之一,但

^① 汉语之所以有这种半浮动性的原因,请见陈振宇、陈振宁,2015: 100-118。